

◎牟子

女士司如卧针毡，一下从床上爬了起来。

雍错见女士司起来，想待候她梳理一下头发，女士司的头发实在太乱了，刚才从团部出来就没有梳一下头，这一阵在床上翻来覆去把头饰都弄歪了。

女士司坐在窗前想着心事，雍错刚上去伸手挨着她的头，她一把将雍错推开大喊：“滚开！”雍错被推得朝后退了两步，这时女士司才发觉自己有点失态，轻声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雍错说：“我看士司的头发太乱了，想替你梳梳。”

女士司朝镜子里一看，果然自己的头发很乱，她轻声对雍错说：“你梳吧。”

雍错走上前，取下女士司头上的头饰，慢慢梳理起来，女士司也借此慢慢平静着自己的心情。

这时，管家在门外报说：“士司，贡布聪本来了，他请求见你。”

“不见，这些坏人，一个我也不见。让他滚，滚！”女士司怒声说。

“士司，这是贡布聪本。”雍错在女士司耳边轻说。

“管家，”女士司回过神来：“你让他在外边等等，我一会儿就会出来。”

女士司也为自己的失态吃惊，她应该认真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，一切都已经发生了，好在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，生气有什么用，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记住他们就行了，何必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呢。记得香根活佛曾对她说过一句话：人世间就是一个茫茫苦海，每个人都要遭受灾难，就连佛菩萨也遭遇过许许多多的磨难，遭灾免灾，遇难免难，灾难过后就是幸福。想到这里，她的心情开始平静下来。

雍错给女士司取下许多头饰，梳完头，脱了水红藏袍和黄线汗衫，给女士司换上了一件月白长袖汗衫和轻便的水绿藏线外套，这种装束女士司觉得非常轻松，她深感雍错善解人意，连在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，也能安排得恰到好处，她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，横竖看了看自己的装束说：“这样很舒服，雍错，你越来越能干了。”

雍错也笑了说：“士司，怎样打扮你都一样好看。”

女士司“嗯”了一声说：“走，我们出去吧，贡布一定等急了。”

贡布是通过八一五团的人口得知章镇中对女士司设毒计的事，一听这个消息，他就赶来看女士司。

雍错在前面举着门帘，女士司走了出去。女士司出现在客厅门口时，贡布感觉很意外，他原以为今天的女士司，心情受了重大刺激，情绪一定很低落，不想女士司竟然如雨后的花蕾，清新靓丽，比起往日的雍容华贵更显得一番丰采。一时间贡布心中涌起许多波澜，看着女士司，眼睛里放出光彩。

“贡布聪本，让你久等了。”女士司首先开口招呼着贡布。

贡布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：“没有没有，我是来看看士司的，看到你心情这样好我就放心了。”

女士司招呼贡布坐下。笑了说：“我感谢你，贡布聪本，还想着起来看我，我会永远记住你。”

“这是应该的，女士司，我们是朋友，我贡布不过是一个流浪的康巴汉子，为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，如果谁要欺负了你，我一定饶不了他。我听说章镇中和杨泽贤他们对你……你知道，我是神枪手……”

女士司截住了贡布的话头说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他们不过耍了点小小的手段，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。”

贡布知道，这事不好向女士司细问，既然女士司说他们阴谋没有得逞，那他也就算了。侍女捧上酥油茶，贡布接过茶碗喝了一口说：“霍尔士司家的酥油茶总是那么好喝。”

女士司说：“这又是你的夸奖，哪一家的酥油茶都好喝。”

贡布说：“不是我恭维，我是说真心话，也许我对霍尔家有特别的好感吧。”

两人正闲聊着，门帘掀开了，走进来的竟是泽仁。女士司看见泽仁并不理睬，贡布连忙站起来说：“泽仁先生，你好。”

泽仁也不理睬贡布，自己没趣地坐到一把椅子上，侍女给他献上茶来，他应付地喝了一口就放到了一边。

还是贡布主动与泽仁搭话：“大家好久没有聚到一起了，过两天找个时间，聚一聚，或者去打一趟猎吧。”（未完待续）

| 草 | 木 | 时 | 光 |

木香花

◎杜明权

寒浓水浅之际，穿行在山野丛林间，我看见木香花从植物界中苏醒得最早，像晨星正在天空闪烁时，就起床安排一天生活与工作的人。山寒水瘦的旷野里，绝大多数落叶植物还在梦中沉睡，大野里枯枝败叶纵横，而木香花奋力伸展在冷空气中的枝梢头，变得柔软，开始微微泛起浅红色抑或淡青色的春意，透露出春天已然降临的喜讯。

如若走近再细心察看一番，定会发现木香花的枝头上，已经点缀了黄米大小的芽苞，一粒又一粒，淡红色，恍若春天温暖的绿色焰火准备燎原之时，而预先派遣木香花去给原野点亮着星星之光。

海棠、樱桃、杏树、桃树、紫荆诸类植物，先开花后长叶。而木香花正相反，旧年的枝条继续向前生长，萌芽伸叶，绿汪汪的一遍，等这一切慢条斯理地准备就绪之后，再蓬蓬勃勃地排出花苞的队伍，只需五六天时间，枝条上就缀满了雪白的小花，如同聪慧的淑女一般，清雅素淡得迷人。

四月初，许多植物开花已落，开始展叶结实。大地就是这样，不愿意闲着，紧接着又安排众多的山花粉墨登场，而木香花展开的无数的小花朵，最为耀眼。路边，山坡上，崖畔，茂盛的小香花的绿叶与花朵，从林木高处挂下来，瀑布一般，恍若绿色森林海洋里翻卷起了一层层洁白的浪花。

其新叶，初为淡红色，鲜嫩欲滴，随着纺锤形叶片的舒展，一两周之后染成了淡绿色，不久转为深绿色，一两厘米大小。茎干为土褐色，簇生的枝条为绿色，梢头为淡红色，加之叶片的五彩斑斓，一株木香花，便呈现了与众不同的多种色彩。更为奇观的，每片初展的木香花的彩色叶子，像是谁用彩笔精心描画出了深红色的边缘，细纹波浪，甚是规整漂亮。叶如桃花一样鲜艳。从枝条上长出的叶柄，绝大多数展开了五片叶子，一片居于叶柄梢头，其它四片对生。也有叶柄长出三片或者六片的，三片者，梢头一片，两片对生；六片者，与生长五片者类似，只是有一小片单独居于叶柄的末端。茎干与叶柄交接处，簇生着十来枚花朵，花柄均两厘米许。

木香花与茅莓相似，浑身长满了刺，我小时候笼统地称它们为刺花。为了自卫，木香花锋芒毕露，除开春天新生的柔软枝条的末梢部分，其它部分长满了倒钩状尖刺，尖利异常，钩住衣服，让人进退不能；刺伤肌肤，疼痛难当，让侵犯者知道它们的厉害。那时，我经常上山砍柴，把木香花、茅莓之类作为烧火煮饭的柴草，或者拨开草丛，寻找茅莓的小浆果吃，于此便经常会闹出被它们扎伤的惨剧，哭着鼻子回家。现在我才真正明白：曾经是我伤害了这些可爱的小植物，而不是它们主动冒犯了我。

同属于带刺的灌木，而茅莓为小灌木，生长于山坡野地、疏林荒草间，叶片宽大，牵藤四五尺长，柔软，不攀附，喜光，耐贫瘠，耐干旱，五六月开淡紫色小花，星星点点的，给原野献上喜庆之色，七八月里结出红色或紫紫色的小浆果，草莓似的酸酸甜甜，十分诱人胃口。其密集的刺如针尖一般大小，孩童时贪吃贪玩于野地，茅莓好像长了腿，生了翅膀似的追着赶着我扎刺，时时让我苦恼。毛毛小刺扎进皮肤，绝不可用手抓弄摩擦，会越扎越深，像充满了毒性，不及时用小针耐心地挑出来，刺藏在真皮里，会让人疼痛十天半月也好不了。木香花的藤蔓可以蔓延到十余米长，茎干粗壮，刺如指甲盖大，若冲破肌肤，定会出血，用嘴啜一啜伤口，两三天便好，但疼痛并不会减少许多，

有时伤口还会莫名地红肿。其果实绿豆般大小，青色渐变为红色，木质化，不能入口。

木香花虽为木本藤蔓植物，但它并不像其它一些特别强势的木本藤蔓植物。

诸如爬山虎、野葛等木本攀援植物，外表看似弱不禁风，匍匐而行，但它们内心狠着哩，仅仅为了自己的生存，像蟒蛇缠住猎物似的，或像绕线一般，死死地缠络着其它植物的主干，一直爬到别的植物的梢头，不顾一切地枝繁叶茂，掠夺般地全面遮盖了日月星光，抢占了雨露，全方位覆盖，使自己所攀附的植物逐渐失去了生机。不给别人机会，殊不知自己也便失去了继续生存发展的机会。经年累月，那样的藤蔓植物，终因攀缘对象的枯死朽坏而香消玉损，它自己一直所努力构建的庞大的植物帝国，便一朝轰然垮塌，一切只利己的努力，终将化为乌有。而本性善良的木香花不会这样做，它们也缠络攀附，但它们懂得如何联合起来，自己有路可走，也会让别人有路可走，如此便给山林留下了一通草木繁荣的盛景，且极富层次感。

在藤蔓灌木植物界，木香花的茎干还算坚挺，它会打造一副坚强的骨架来支撑身体，只需稍稍借助树木的力量，搭乘便车，即可依附而上，绝不死缠烂磨，绝不全力伤害，能够与其它植物共生，它们只是把自己的攀缘对象作为一个跳跃的平台，作为一个攀登的手脚架，努力向上，共同进步，有的植株甚至可以攀爬到高高的树梢，再把柔软的枝条像山泉般的从高处流泻下来，并与其它植物一起，共同去赢得一片蓝天，给大地献上一份份丽。

拔高自己，不遗余力地打压别人，木香花放弃了这一生存策略，木香花有自己的为人处事原则。它不是完全依靠外力爬高去获取阳光雨露，而多少具有独立支撑起自己生活的一些能力。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”，木香花可以利用乔木生息繁衍，也可以独立生长，反过来又竭尽全力地护卫着森林的一草一木。那浑身锋利的钩刺，不是凭空而生、仅作装饰、貌似威武的，坚甲护身，木香花不会用于装腔作势，那绝对是保护自己并且也能够维护山林安全的奇妙武器，凭此可以抵御一切来犯之敌。木香花的嫩叶，适合牛羊的胃口，那密密麻麻的尖刺，能令贪嘴的动物们望而却步。成片的木香花，相互缠绕，形成一道天然屏障，像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，横刀立马于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的关隘，封住路口，斩断退路，威风凛凛，谁要进山，首先得过得木香花严密把守的防区，面对如此勇猛彪悍的对手，大多会绕道而行，乖乖地远离茂盛却十分脆弱的森林王国。木香花是森林王国中的带刀护卫。

分布于四川、云南的单瓣白木香花、单瓣黄木香花、大花木香花各类，喜温，花期长，二三十天也开不败。在菜子河流域，遍生的木香花为单瓣木香花，花瓣五，瓣端多为弧形，花朵繁复，十来朵聚集而开，富含芳香油，清幽的香气透彻肺腑。行走在四五月间的山野，我随时都能看到它们在路边高举花枝相迎，不负岁月，一直青春着笑脸，柔曼，高雅脱俗，给旷野增添了无尽的芬芳与美丽。

